

中共與蘇俄爭奪印支三邦的態勢

羅石圃

由中共哺育而成的越共，自印支三邦變色以來，日益倒向蘇俄，不僅藉俄援侵寮併棉，在永珍與金邊都豎立其傀儡；且因此觸怒北平，一度形成雙方的邊境之戰，這都顯示莫斯科已以河內為其代理人而得以獨霸印支三邦，北平似已無立足餘地。不過，蘇俄在此一地區的勢力，祇是表面的伸張，中共則已掌握了地下的叛亂羣雄，如果深入一層觀察，不難發現雙方的明爭暗鬥，可謂旗鼓相當，三邦的動亂，正方興未艾。

一、越共親俄派已掌握了黨政軍全權

河內政權領導層於最近進行大改組，其走馬換將幅度之大，為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據「越新社」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引述越南主席孫德勝所發佈的命令稱：陳國環的內務部長職解除，以副總理范雄兼任內務部長；解除武元甲的國防部長職務，任命文進勇為國防部長；阮維楨的外長職務解除，由阮基石接任外長；解除黎清毅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部）主任職務，任命阮藍為副總理兼主任；任命素友為副總理；解除陳光輝的總理府文教部長職務，任命他為部長級的法制委員會主任；潘仲慧解除交通部長，任命丁德接任；解除陳瓊的科技委員會主任，調任他為部長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鄧日珠的外貿部長職務解除，任命黎克接替；解除阮友梅的國計會副主任，任命陳方接替①。

此項高層人事大調動，並不能認為祇是新陳代謝——由中年及青年人取代老年人。據「新華社」河內二月八日電訊報導此一人事更調的結語稱：「……這次改組，是由於越南依靠蘇俄支持擴大在高棉的戰爭，及一系列內外政策遭到了日益嚴重的困難，但它儘管全面改組了領導機構，也無法擺脫其內外交困的處境」。細味這一段話，便不難了解北平的看法，為確認河內政權之所以如此大規模的走馬換將，乃出於黎笋的親俄集團，為了遷就蘇俄征服高棉所擴大的戰火，不惜與中共兵戎相見，因而造成了內部「和」「戰」及事齊事楚的兩派鬭爭。

註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二、九，一版。

北平的觀點是否正確？我們認為既不偏頗亦不嫌誇張，有跡象顯示：河內此次被拉下馬的老將，其中大多數即為反對不顧民命，徒供蘇俄驅使而長期窮兵黷武的巨頭。唯有武元甲交卸國防部長又當別論，這或許是陪斬的苦肉計，也大有以退為進，由他取代范文同的國務總理之可能——或以第三副總理身份，對國務院的工作越俎代庖^②。

二、河內倒向莫斯科的經緯

越共領導階層的內訌，早有親俄與親「華」的兩派之爭——由於前者主「戰」；後者主「和」，所以也被視為「和」「戰」兩派的分野。一九七六年底，越共召開第四屆全黨代表大會，黎笋有一席語重心長的講話，他指出：「有些黨員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應該將他們驅逐出黨」。繼稱：「搞分裂和宗派的人，我們必須予以消除……」。據「路透社」於報導此項講話時予以分析指出：「有跡象表明黨內可能存在着分裂，最明顯的，將會是在南北越資深黨員的分歧，隨着南越政權被統一，祇有小部份『南解』及『解放陣線』（南解外圍）份子被委任高位。另一原因，可能是蘇俄與中共的支持者之間不和……由於蘇俄已給予廣泛援助，影響力亦相隨增高」^③。

自上述大會閉幕，清黨工作便相隨開始，至中越共戰爭停火後，此項工作更加雷厲風行。迨上年五月廿四日，越共中央所頒發的「有關清洗壞份子指示」中表明：「甚至高級領導，一旦發現犯有錯誤，必要時，也必須堅決撤換」^④。至於何謂壞份子？錯誤的含義為何？據同年八月投奔北平的越南國會常委會副主席黃文歡指出：凡屬反對倒向蘇俄路線的人，都被黎笋集團視為異端壞份子，必須將這類眼中釘一概拔除^⑤。

黃氏原無派系色彩，其所以遭到親俄派的嫉視，乃出於他主張在南北越統一後，即須卸甲休兵，以便從事經濟復興工作，斷不可作為蘇俄獨佔印支的馬前卒——繼續遠征寮棉，甚至不惜與中共化友為敵而大動干戈，以致被親俄集團目為親「華」派，乃迫使他不得不投奔北平。因此，這次被拉下馬的老將，其中不少人之所以遭到親俄派嫉視，在立場與處境上，可能都與黃文歡相同。最近在巴黎考察科技，藉機投奔自由的越共西貢地區總書記黃友廣坦承：他仍然是共產黨徒，祇由於河內政權無視於越南為

註② 「越共權力爭奪的探索」，本刊，第十九卷第一期，拙著。

註③ ▲路透社V香港電。一九七六、十二、十八。

註④ 「越南：激烈的權力爭奪標誌」，〔澳大利亞公報〕雜誌，一九七九、七、廿四，阮南風著。

註⑤ 「黃文歡在北京招待記者詳情」，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八、十一，二版。

世界十個貧窮國家之一，而自炫其軍力爲世界六強，其投奔自由，乃向河內政權提出抗議^⑥，可見反對越共採取親俄好戰路線的，並不止於被解職的元老與黃文歡。

若問越共在胡志明逝世後所實行的四角集體領導——由黎笋領黨、范文同領政、武元甲領軍、長征主國會，何以不能遵守胡的遺囑——斷不可捲入中共與蘇俄鬭爭的漩渦，竟不惜觸怒中共而一面倒向蘇俄？此中因素雖由來已久，但主要關鍵，則在於中共與美國化敵爲友所促成，因爲克宮深悉越共忱於北平向華府出賣越南——籠絡「南解」政權及棉寮共，將它置於包圍之中，乃乘隙而入，單獨給予大量軍援，讓它無視於「巴黎協定」而席捲南越，以致倒向莫斯科而無法自拔，從此即愈陷愈深，親俄派的權力也相隨升高。前此的集體領導與平衡兩大之間關係的外策，也因此雲散煙消，不過北平的潛勢力並沒有消退。

三、中共包圍河內的部署

越共政治局的十名常委中，一開始，便有長征領導的親「華」派；黎笋領導的親俄派；與以武元甲爲主的民族派鼎足而三。由於范文同不屬於任何派系，胡志明即利用范的超然地位，每逢派系之爭，由他從中調協。因爲武元甲迷信武力——尤其切望得到現代化裝備武器，且唯恐越共淪爲中共附庸，所以當蘇俄在越戰中期給予越共軍援後，武元甲及其旗下的軍人接近親俄派，乃爲勢所必然。至長征失勢——由黨的總書記調任國會常委會主席後，黎笋取得了黨權，蘇俄在越南的勢力便日益抬頭^⑦。

中共所採取的對策，爲籠絡「南解」及棉共、寮共，使河內陷入其伸展的勢力包圍之中，以便與河內的親「華」派內外互相呼應，一般多認爲棉、寮共都是越共的分支機構，而「南解」更加與越共爲一體，不過爲了河內便於南侵而不得不畀予虛名，又安有撇開越共接納中共籠絡之可能？其實並非如此，它們既都不甘成爲河內附庸，所以無不樂於得到北平的撐持而擺脫越共的控制，正如河內不惜引入蘇俄勢力以免淪爲中共附庸具有同樣的用心。

寮共陣營，有分別經由中越共哺育而成的兩派：以豐沙里爲基地的寮共，一直對北平馬首是瞻；在桑怒的寮共雖爲越共螟蛉，但基於其領導人如黨的總書記凱山及第一書記榜沙文，或爲越寮混血兒，或爲在河內長大的寮人，與寮國關係格格不入，且廣大寮人，對共產黨談虎色變，以致寮共不得不利用蘇法努馮親王所領導的「愛國陣線」出面，由寮共在幕後操縱。而此一寮國

註⑥ 八法新社巴黎電，一九八〇、元、廿六。

註⑦ 同註⑥。

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政團，原是爲了爭取國家民族獨立，其願借助於中共的撐持以擺脫河內經由寮共的嚴密控制，乃爲勢所必然^⑨。

永珍變色前後，「愛陣」所掌握的政權，立即要求河內撤出其駐寮部隊，但對中共在寮北的駐軍則視若無睹。且由北平建築的「滇寮公路」，不僅築有支線橫越寮北直達北越戰略要地奠邊府邊緣，一俟越軍撤離，更可經由十九號公路，接通胡志明小徑通達南越高棉，這是中共包圍河內企圖迫使它不敢親俄的西線。至於棉共從佔領金邊之日，便開始要求河內撤軍，中共的顧問與技術人員已蜂湧入棉，使蘇俄在棉沒有立足餘地，這又是北平包圍河內親俄政權的南線。

對河內威脅更甚的，爲「南解」在中共策動下對它的脫輻離心。「南解」臨時政權成立之初，其主席阮友素即首先訪問北平，並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繼後在「巴黎協定」簽訂的前夕，周恩來又面告日本訪問團，指出今後的越南將有三個政權鼎立，美國都將一體承認^⑩，這已顯示華府與北平先有暗盤——企圖將南越一分爲二，讓「南解」政權獨立，與河內、西貢分庭抗禮，此一時期，中共已與「南解」控制區直接通航，依據雙方經援協定，不斷以船舶輸送大量物資送交「南解」政權，無須河內經手。而「南解」所派遣的「和平工作隊」，居然對西貢抗拒河內代表團的行動表示同情，顯示他們的地方觀念已超越了階級意識，以致越共都歸究於中共的幕後指使，更給予蘇俄進一步拉攏河內的可乘之機，親俄集團也日益抬頭。

四、蘇俄爭取越共歸向的步驟

越南的南北原非一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安南，其疆域祇限於北圻；中圻屬於林邑國，南圻則爲真臘國的領土，其間雖有阮王朝將三圻統一，但爲期不過八十年，至法國殖民政府建立，又將它一國三分，以北圻爲「東京保護地」；南圻稱爲「交址支那直屬領地」；中圻爲「安南王國」^⑪。所以南越廣大人民既都反對爲河內所吞併。至於「南解」及其外圍組織份子之所以接受越共中央領導，亦無非爲了取得河內的支援以便奪取西貢政權，一旦得勢，有了北平的倚仗，自然不甘作爲河內的附庸，這是河內所不能容忍的。

越共在一九七五年接受蘇俄的單方面指使支援，無視於「巴黎協定」而斷然在南方發動春季大攻勢，不惜瞞過北平及觸怒華

註⑨ 「印支聯邦的經緯與展望」，本刊，第十八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⑩ 「第三越南的陰影」，本刊，十二卷、十一期，拙著。

註⑪ 《東南亞列國志》，陳浩著，旋風社出版。

府。我們認爲此項決策，雖然在文進勇所發表的「偉大的春季勝利」一文中，曾經表明係由黎笋一手策劃^⑩，但在越共政治局會議席上，必然先已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贊成。基於河內唯恐造成「南解」政權在北平扶持下尾大不掉，便唯有以軍事席捲南越，所以此項策劃在會議席上，不僅無派系色彩者都表贊同，甚至連親「華」派也不例外。不過進一步提前合併「南解」政權，並進而勞師遠征寮棉，則有跡象顯示，這些都是黎笋集團秉承克宮指示的一意孤行。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河內宣佈統一南北越政權。在此以前的九月十二日，范文同與長征都分別聲稱：南北越仍須有兩個政權並立；政治統一，祇有等待將來。范氏且明白指陳：現時南越尚有不少人反對政府合併，必須爭取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人民同意，方爲南北政權一統的時機，證之以在此同時，河內與西貢尚以兩個政權申請加入「聯合國」^⑪，可見這兩位河內巨頭的話，並非言不由衷。再就他兩人在越共政治局委員排名第二第三的地位而言，其所以言猶在耳，即宣佈提早合併南越政權，自屬別有原因。

我們祇要看河內突然宣佈此一決定之際，正值黎笋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之時，便不難了解：越共提前統一南北政府，顯然是秉承克宮的意旨而行。此一時期，河內曾向北平索討西沙羣島；所得到的答覆是：除表明此一羣島從來便屬於中國版圖，無須付諸談判而外，且稱縱使須要談判，亦唯有西貢政府具有資格可以提出要求。當時克宮可能是針對中越共之間的此一尖銳爭端，促使河內提前成立統一政府，以便取得交涉西沙主權的資格。

就克宮的意圖而言，它當時可能認爲北平與河內勢必爲此而形成熱戰。一旦點燃戰火，它的太平洋艦隊，即可駛入東京灣協防。且河內統一越南之後，對克宮早已垂涎的金蘭灣，亦可有權租予它作爲來往印、太兩洋的基地。不過越共提前併吞南越的結果，不但使得南越的叛亂更爲火上澆油，而且導致中共所指使的棉共政權，不斷突擊越邊，與南越叛軍裏應外合。越棉之戰，及中越共之戰也種因於此。

五、越棉與中越戰爭的來由

一九七四年西貢淪陷之前，毛澤東面告越南駐平大使，指責越南爲「一個廟堂，四個方丈，施粥施帛的都是施主」，囑他轉告范文同、黎笋、長征、武元甲等，「如果越南反『帝』不反『修』，將有第二次的革命……」^⑫「這一席話的含義，前者在不

註⑩ 同註②。

註⑪ 「南北越統一の評価」，本刊，十四、十一期，拙著。

註⑫ 江青在天津對外交人員的講話。

滿河內的四角集體領導，彼此互推責任，對北平和莫斯科的援助一體收受而不分親疏。後者更在警告他們：假如越共祇反「美帝」而不反「蘇修」，越南必將發生推翻親俄政權的「革命」暴亂。

毛澤東的預斷並非空言，乃由於中共早有親信潛藏於越共陣營，河內既無法肅清親「華」派份子，而「南解」一開始便設有「華運處」，使華僑和華人如水銀瀉地，無法清洗盡淨；何況華人與越人的血統，更加難以劃清^⑭。至南越政權橫遭吞併，「南解」及其大多數外圍份子在政治上未能分得一杯羹，更形成了南越「反共」、「反對北越吞併」、反抗「河內親俄政權」等各派合流。越共所指控的北平在越南的「華人第五縱隊」，即奉命在各派叛亂勢力之間進行統戰與溝通，由中共顧問所訓練的棉共突擊隊，經常突擊越邊，與南越叛軍裏應外合，遂造成了越共軍無法鞏固邊防。越棉之戰亦相隨而起^⑮。

一九七八年元月，河內出動正規軍十萬人，以破竹之勢，一鼓侵入棉邊；但又懸崖勒馬，屯兵金邊城下，顯示它此次侵棉，在迫使棉共和談，保證不再向南越邊陲挑釁。所以越共一面聲明等待棉共談判；一面要求中共作為調人。不料北平雖已由鄧穎超率團訪棉，但抵達金邊後所發表的言論，並非促成棉共接納和談，而是表明中共願意支援金邊驅逐侵略以收復邊疆，遂形成了棉戰的僵持之局。至上年元月，河內再增兵侵棉，於佔領金邊後，立即豎立了亨桑林傀儡政權，進而對棉共殘兵追奔逐北，幾已席捲了金棉。中共在印支三邦的最後基地，亦幾全部落入蘇俄代理人的越共手中。

當金邊易主未及兩月，中共即出動廿萬重兵攻入越北，迫使河內不得不迅速將其遠征高棉的主力部隊北調回國。蘇俄的太平洋艦隊，亦適時南下，游弋於南中國海以保障東京灣，使克宮企圖取得越南港灣——尤其是金蘭灣與峴港為其艦隊中途站的計劃，已經初步達成目標。可見莫斯科先則指使河內提前合併「南解」政權，繼而助其出兵侵棉以至演成中越之戰，正是一步步迫使河內陷入其彀中，替它驅逐中共在印支的殘餘勢力，以便建立此一區域的霸權。北平的侵越之戰，其所以在並未換得河內撤出侵棉部隊的承諾，即自動停戰撤軍，因素固多，但主要的，還是慌於鷸蚌之勢，徒使蘇俄坐收漁利，故不得不拖槍而回。

六、蘇俄已控制三邦政權

蘇俄的勢力立即跟隨越共佔領軍竄入高棉，金磅遜深水港的蘇俄船舶，已不斷輸運軍民用物資穿梭出入，飛機亦不斷來往於金邊及暹粒等機場，顧問及技術人員更蜂湧而入，亨桑林及其副手兼國防部長旺沙林更於本年二月三日率團訪問莫斯科，得到布

註⑭ 「中越共間的恩恩怨怨」，〔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八、廿一廿一，三版、二版。

註⑮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里炫涅夫的親自接見會談，並簽訂了俄棉軍經協定^⑯。克宮對此一河內附庸其所以給予如此優渥接待，並直接簽訂條約，乃在表明金邊擁有獨立主權——最低限度，可以直接接受莫斯科的指揮，無須再由河內從中經手。這是蘇俄與中共在高棉角逐的目前態勢。

就永珍而言：莫斯科經由河內所豎立的凱山政權，在越共佔領軍遍佈全寮各地的情況下，第一步乃勒令北平撤出在寮北的駐軍一萬六千人，再進而迫使即將完成的「滇寮公路」停工，所有中共參加築路的技術人員，都須全部撤退，同時將華僑華人驅出寮境。在此全人口不過三百萬的內陸小邦，據估計在寮的俄人，已超過一萬，以致永珍及北細、北汕與素旺、那曲等城市，到處都是蘇俄顧問及專家。

先前成爲中共禁地的寮北瓦瓶平原，已由俄人興建了龐大的飛機場。電子監視站，則遍於全寮各地，寮國總理凱山及其副手榜沙文等，經常受到邀請訪問莫斯科，並直接簽訂軍經援等協定。蘇俄的物資，亦由空運直抵永珍機場^⑰。這都顯示莫斯科對永珍的領導，亦無須倚仗河內再爲代理。寮國雖爲沒有海口及鐵路線的山國，但在印支及整個東南亞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共從陸路所輸出的戰爭，一向便是以此爲口岸。蘇俄加以獨佔後，即等於封鎖了北平在南面的陸上出入之門。此即中共與蘇俄在寮國爭奪的當前態勢。

再就河內政權最近的人事大調動而言，受排除的巨頭，雖未必全是親「華」派，但他們的被黜，多半爲反對勞師遠征，反對替蘇俄稱霸印支而火中取栗，因而遭到了克宮的嫉視所使然。因此接替他們職位的人，顯然都是黎笋旗下的親俄派人物。此後河內的對外動向，必將更進一步地對莫斯科馬首是瞻，在每天需要蘇俄及東歐集團二百五十萬美元的援助下，又安有選擇獨立路線的可能？黎笋曾於二月一日在越共建黨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誓言：「此後越南要與蘇俄更加緊密團結」^⑱，而北平亦於此時斷然中止與河內的談判。此即不難窺見中、越、俄共三角關係變化的大端，也可說明中越共不但無法重拾舊歡，連劍拔弩張的形勢亦難望緩和。

七、中共在印支的地下進軍

不過深入一層看：蘇俄在印支三邦的得勢，祇是表面現象，中共則掌握了所有叛亂勢力，正在三邦從地下進軍。就高棉的情

註⑯ 入美聯社莫斯科電，一九八〇、二、五。

註⑰ 「從寮國看越俄中共在印支角逐」，本刊，第十八卷第一期，拙著。

註⑱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〇、二、三，二版。

勢而言：棉共政權仍然擁有五萬餘人的武裝部隊，所佔據的五處基地，除三處在鄰接泰邊的棉西山地而外，連靠近南越的棉東及金邊附近，亦保有游擊區。此外「自由高棉」的三股武裝，亦各有部隊數千人。據施亞努在巴黎宣稱：越共軍所控制的棉境，不過佔總面積五分之三，其餘都在棉人抗越武裝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抗越部隊的後勤補給則都由中共承擔。且無分左右立場，都一視同仁¹⁹，可見所有棉人抗越武裝，都是北平與越俄爭奪高棉的代理人。這是中共與俄越在高棉相持的態勢。

就寮國的情勢而言：自河內在永珍建立凱山傀儡政權以來，全寮各地的叛亂，益加形成了燎原之勢，使先前反共的苗族武裝，及皇室反共部隊，更得到了左派及中立派武裝的響應，一致結成反抗越俄陣線，以推翻永珍政權為目標，使蘇俄專家經常遭到狙殺。中共雖然退出了寮北，但它派駐在「滇寮公路」沿線的一萬六千部隊，經過先後十六年的駐紮，而祇因永珍一紙照會所提出的要求，即全部撤退，便不難想見北平乃別有居心。

寮北，自抗日戰爭期間，即成爲中共卵翼的一股寮共武裝基地，經過它數十年的經營，可謂根深蒂固，並非越共駐軍所可能取代其統治。我們認爲寮共親「華」派的波發部隊，亦可能已放棄豐沙里基地，同時撤入了滇邊整補，以便俟機捲土重來——再由瓦瓶平原攻取永珍。有很多跡象顯示：北平正在不斷向寮國輸出戰爭，且已逐漸促成了左、右、中三派勢力的合流。

寮國的苗族反共武裝領袖汪保，和中立軍前司令康列，都先後在北平露過行踪。此顯示中、右兩派都已接受了中共的支援。前者在美國定居，後者流亡在泰國，他們之所以能夠來往於中國大陸，又表明華府與曼谷都同意中共對寮國叛亂勢力的支援。上年五月，北平電臺曾宣稱：寮國愛國人士已組成「社會黨」，藉以反抗越俄的侵略，並有電報致賀棉共政權，由該黨總書記米泰所簽署，表明並肩向越俄侵略者進行鬪爭²⁰。此表示寮國左、右、中三派不但已經由「社會黨」而告團結一致，且以北平爲中心而得與棉共政權聲氣相通。

永珍不斷指控中共在寮北邊境所集結的重兵，我們認爲其中大部份爲親「華」的寮共武裝。寮北的佬人和山地各民族都來自雲南，且無不以住在滇境的同族爲宗主。過去由親「華」寮共波發所率領的部隊，其官兵既多爲滇邊各族成員，連他本人亦生長於雲南鎮越。中共爲他擴軍，實屬輕而易舉，最近中共在泰國的寮國難民營中，挑選六千人赴中國大陸定居²¹，顯然含有爲寮共吸收兵員的作用。

北平一再表明，一旦泰國遭到越軍侵略，它必將對泰國予以支援。一般多認爲它的應援行動，可能在越北捲土重來，其實它所採取的，將爲向寮北進軍——以寮國「社會黨」的名義第一步攻佔瓦瓶平原，然後指向永珍。如此，它可以不負侵略之名，又

註¹⁹ 「政治解決高棉爭端的探索」，本刊，十九卷，五期，拙著。

註²⁰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五、廿九、二版。

註²¹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九、十二、卅一，三版。

可以在永珍豎立傀儡。可見中共與蘇俄在寮國的對峙，仍然是勝負難分。莫斯科約制河內不得將棉戰擴及泰國，這也是苦衷的一端。

八、結 論

蘇俄控制河內黎笋集團，爲它吞寮併棉，企圖在印支稱霸，對越共而言，可謂得不償失。越共在戰後創傷未復之際，即忙於爲實現「印支聯邦」而勞師遠征，無怪有遠見者都加以反對。至於親俄派權勢雖見擴大，反抗勢力亦必相隨增高，何況中共又不擇手段多方煽動支援。越共西貢地區總書記黃友廣前在巴黎投奔自由，並且發表聲明，痛斥河內好戰。論其年齡不過卅七歲。由此可見在越共陣營中，反對走蘇俄好戰路線的，不僅是老年巨頭，也非僅親「華」派，即河內親俄集團所起用的大批青年之中，亦不乏反俄者。這適足給予中共號召推翻河內親俄政權的可乘之機。

北平在高棉所支援的抗越陣線，吸住了河內的重兵廿五萬人；寮國的叛亂風起雲湧，又拖住了越共的六萬駐軍；南越的叛亂，河內亦不得不以重兵駐防；再加以面對中共在中越邊境陳列的重兵近卅萬人，更不能不以旗鼓相當的兵力防守。雖然越共軍的裝備武器與戰略物資，都可由蘇俄一肩擔承，但在兵員方面，則已益感困難。此外，河內所致力的戰後經濟復興建設，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所需投資原已不足。中共既已中止其所承擔的十二億美元，且越共人力資源方面，又以丁男大都被召入營，戰後的經濟創傷，又如何能够彌補？可見河內的親俄政權，並非排除異己所能維持久遠。

不過中共與蘇俄在印支的爭奪態勢，雖將跟隨河內親俄集團勢力的消長而決定其強弱，但此一地區的動亂，乃緣於三邦人民一致渴望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而獲得國家民族的獨立。抗法戰爭的勝利，固然是由於共黨打着民族解放的大旗而得來；繼後的三邦變色，亦因共黨仍然以驅逐「美帝」及其殖民政府代理人爲掩體，並不表示共產主義已獲得人民的接受。所以三邦的反共武裝，亦即在變色的當時而風起雲湧。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寮、棉的愛國志士，固然不能容忍蘇俄所指定的越共成爲其殖民之主，越人更不願淪爲蘇俄的附庸，乃使中共得以乘機而入——支援三邦反共勢力與親「華」派共黨一致抗禦越俄，但在河內親俄政權一旦被推翻後，三邦人民，又豈肯在共黨統治下成爲北平的附庸？可見中共與蘇俄在印支所展開的激烈爭奪，尤其北平對叛亂的支援無分左右立場，固然已造成此一地區的動亂方興未艾，但亦不能不認爲這正是共產陣營互不相容而自尋絕路，遂給予了苦難的三邦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契機。